

第五十六回 懷嫉妒奎璧亡身 逞勢力三嫂結怨

卻說劉奎璧埋怨妹子道：「多蒙武憲王等厚情收你為媳，凡事須要仔細，少年人怎好到此，倘翁姑丈夫不悅，豈不利害？」劉氏泣曰：「妹子念及兄長將次永別，怎好不來。已曾稟請翁姑，求過丈夫，承蒙俯允，方敢前來。」劉奎璧曰：「難得妹丈滿門仁德，你若回去，乞拜二妹夫，說我前日所為，乃天折舉動，悔之莫及。妹丈救我父母的深恩，只好來生報答，切勿怨恨我的前非。」劉氏曰：「妹子回去，自當說明，只恨妹子女流，不能代哥受罪，心實不忍。」劉奎璧曰：「休說不知足之言，我今能得全屍，又免露人耳目，必是皇后求情，朝廷故有恩旨。」只見外面刑部官已帶武士到來，催促曰：「午時已到，閒人速退，不可誤了時辰。」劉捷夫妻怎肯相放，抱頭大哭。按此時已是午時將近，刑部官著急曰：「午時已過，作速下手。」武士一擁入內，把眾人攔住，喝曰：「閒人速退。」便扶劉奎璧奔入牢後，劉奎璧情知難免，一同起身，不一時武士動手，已將劉奎璧絞死。開門出來，劉捷全家連忙趕進牢後曠地。只見奎璧已死，向前抱住大哭。軍官上前撫慰曰：「令郎已死，哭亦何益。」劉捷著人買棺收斂，顧氏向劉燕玉曰：「感蒙帝后及親翁恩德，滿門得保殘生，我來日擬親到王府拜謝，並請親母引我進宮，叩謝帝后，便好移往雁門關居住，你可須先稟明母親。」劉氏稱是，便同江三嫂母子回歸王府。恰值老王父子同太郡、蘇大娘五在閒話，劉氏叩見完畢，即把劉奎璧狀況說明。忠孝王歎曰：「劉奎璧之才，未始不可大用，只緣立心嫉妒，以致慘亡；豈不可惜！」老王曰：「劉府家山甚好、大舅奎光，昔年在京，見其人品舉止，甚屬正直，且智勇雙全；日後官職定不在我等之下。」劉氏謙遜道：「寒門怎敢高比。」遂把母親明早來叩謝救命之恩並請婆婆一同進宮，叩謝帝后恩德，方好起行往雁門關等話，一一言明。太郡笑曰：「恭在至戚，理合扶持，既要進官，老身自當同往。」是晚安歇不表。

次早未及巳牌，門官報曰：「國丈夫妻坐著小轎前來。」老王夫妻同兒媳齊到後堂，忠孝王來到二門跪接，劉捷夫妻下轎，扶起少王，步進後堂，老王夫妻率領劉氏，降階迎接，太郡、姑娘請顧氏進內備酒相待，老王父子就在後殿備酒。款待親翁。劉捷起身來拜謝救命恩，即便辭別回去。移時劉燕玉引母入自己宮中，江三嫂拜見，顧氏見宮中陳設許多玩器，暗喜女婿必定夫妻相得。劉氏曰：「房中寬大，母親不必回去，就在此間與女兒相伴。」顧氏曰：「為娘亦不思回去，但賢婿在此，我想好在此安歇。」劉氏曰：「丈夫長在駕風宮安歇，從未曾宿於此處。」顧太那大驚曰：「這是何故，莫非嫌我門戶寒微，故不與同牀？」劉氏曰：「這恰不是，為因要守孟氏之義，三年後方與女兒完親，雖未與女兒同牀，而日間常到我房中言談一切，情意甚濃，即翁姑待我亦厚。女兒清閒無事，只是用心觀看相命書，學習相法。」顧氏曰：「賢婿與孟氏，真是義夫節婦，怪不得滿門榮顯。」即問江三嫂曰：「老王夫妻父子款待你母子若何？」江三嫂曰：「王府人眾，以上賓禮待我，十分相敬。」其時天色尚早，劉氏引了母親，來到鸞鳳宮，看孟氏圖形，顧氏細看之下，歎曰：「孟氏形容，有如瑤池仙女，你兄妄想成親，竟斷送了性命。」劉氏差人到順天府，說明母親今晚要在王府安歇。是夜顧太郡與女同寢，因要遠離，一夜直說到天明，何譜合眼。天明起來，府備酒相待，顧氏先謝救命之恩，後說要煩太郡引入宮中，謝帝后大恩。尹太郡允諾，換了衣服，便同顧氏上轎，來到宰門下轎。把守禁門的小監，見是二太郡，忙問曰：「二位太郡莫非要看娘娘麼？」二太郡曰：「未知聖上現在何處？」內監曰：「上正在王宮。」二太郡步到正宮外候旨，把門的內監報入宮中，恰巧帝后俱在，內監奏稱前太郡顧氏、今太郡尹氏俱在宮外，欲進宮叩謝帝后恩德，請旨定奪。成宗調皇后曰：「劉家罪重，婦人貪得無厭，虜當退宮，不厲以禮相待。」言罷退出。皇后旨宣進，二太郡進宮，各執玉匄俯伏朝見，口稱臣妾朝見，娘娘千秋。皇后站起身道：「二位母親平身賜坐。」二太郡當下平身，尹氏推顧氏坐於左首，顧氏圍辭不敢，皇后曰：「尊夫與家嚴，乃同朝僚友，太郡又係先皇后母，亦即吾母，何必推辭。」顧氏只得坐下。茶畢，顧氏謝曰：「臣妾丈夫兒子，造下彌天大罪，又累娘娘滿門離散，多蒙滿門大德，捐棄前仇，內外相助力救赦免死罪，得蒙聖主天恩，滿門俱全蟻命，臣妾特來叩娘娘慈恩，並求轉謝萬歲大恩，臣實等唯有焚香頂禮，拜祝圖永固，娘娘早育麟兒，這是臣妾等之至願也。」皇后曰：「俺家本欲保救二國舅免死，奈法律難容，不能免死，俺家之心，耿耿不安，何費言謝。」君臣謙遜了一番，內侍呈上酒席，君臣同飲，宮女奏樂。酒過數巡，皇后令停了音樂，密問尹氏曰：「兄弟夫妻未識相得否？雙親大人諒必清健？」尹氏恐傷顧氏之心，不便實說未曾同牀，乃奏曰：「臣妾夫妻托庇粗安，媳婦謙恭有禮，兒臣自然相得。但顧太郡進宮之後，便要移家往雁門關大國舅任上，使臣妾偶惆悵不安。」皇后點頭道：「劉國丈今年老，前往雁門關，恰是正理，母親不必憂慮。」酒到半酣，君臣起身散步，尹氏方向皇后說明兒子義守孟氏，給期同牀之事。皇后歎息曰：「得此義夫節婦；誠為皇甫門中之幸也。」須臾席散謝別，皇后賞給顧氏黃金三百兩寸尹氏首飾數端。二太郡謝賞，出宮上轎，回歸王府。劉燕玉迎接入內。略談片刻，顧氏即要辭別，尹太郡又贈了許多寶物。顧氏上轎，圍歸府衙，見阮龍光滿門及丈夫俱在，顧氏細說皇后及忠孝王滿門盛德，並說女婿伴圖獨宿等情，眾人各贊歎了一番。劉捷曰：「巡撫彭如澤已發文解往嶺南充軍了。所有次兒奎璧的靈柩，前遣人夫擡到萬法寺寄頓，方才已擇定一月後運棺回鄉，已著圍義喚齊人夫伺候起程。」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早是第三日了。江進喜同周義運了奎璧棺柩，即便起程。再過兩天，搬家的吉期已到，亦有相好的官員，並舊日的門生，奉送程儀，忠孝王夫妻直送到十里之外，方才分別。劉捷自抵雁門關，父子久別重逢，悲喜交集。後來長子劉奎光，屢立奇功，直封到北平王，永鎮雁門關。吳淑娘所產次子劉貴，六歲夭亡。杜含香之子劉旋長大，含香教子嚴緊，便從明師學業，因遵丈夫奎璧的遺囑不許習武，到了十七歲，高中第四名會魁，殿試二甲第一名傳臚，選為翰林院檢討。旋以深曉天文，遂升欽天監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江三嫂在王府內，其子江進喜素知母是小戶出身。人易喜易怒，往常每諒其須要謙恭。及江進喜運棺去後，無人進東，每見尹太郡與蘇大娘賓主對坐，他自思蘇大娘亦是乳娘出身，自己的女兒，已投水而死，孟小姐又無蹤跡，回思我母子二人，有恩於少王，劉夫人是他乳養的，比了蘇大娘豈不加威風，凡是太郡與蘇大娘坐談，他亦上前言語、原來太郡寬洪大量之人，就請他同坐，他即坐下，言語之間，每每譏大娘，且不時睨視蘇大娘。大娘知他小人得志，即便輕易並不與他交言，佯作不知，江三嫂反恨大娘不睬他。自此常與太郡同坐，遂吩咐女婢曰：「蘇大娘與我同是乳母出身，你們既稱他大娘，亦須喚我江大娘，方是道理。」眾女婢私相告道：「蘇大娘乃儒秀之妻，不得已而為乳奶，且為人謙恭有禮所以相敬如賓。他乃小人之輩，為人狂傲逞勢，與我等同是人，大娘的稱，誰肯喚他？」那三嫂見眾婢不稱他大娘，反瞅睬他，心中不悅。

忽一早，蘇大娘梳妝畢，瑞柳拿了一隻面盆，到廚房向女婢取些熱水，與蘇大娘洗面，恰巧江三嫂亦來取水與劉小姐用，故意把瑞柳撞得險些跌倒，面盆跌落地上，遍地是水。瑞柳不悅曰：「三嫂為何把我面盆連水撞倒？」江三嫂厲聲曰：「你不避我大娘，反叫我大娘倒避你不成。」瑞柳曰：「你是空手，怎叫我避你？」江三嫂並不答他，只管向前，見鍋內只剩半鍋熱水，忙取一隻水腳桶，把熱水俱傾在桶內，提起便走。瑞柳著惱，道：「夫人洗面，何用許多沸水，我的大娘現在立等洗臉，須分些熱水與我。」江三嫂怒氣衝衝道：「你的大娘怎及我的劉夫人。」說罷，提著水桶而去。眾婢皆代瑞柳不平，瑞柳只好再等水熱，方取了回房。蘇大娘埋怨曰：「叫你去取些熱水，為何取了半日方回來呢？」瑞柳細把江三嫂前後的情狀說明：「看來三嫂不但藐視小婢，連你大娘亦藐視哩！若不與他計較高低，豈不被他常欺侮。」大娘唱然歎曰：「恨我的孟小姐不知去向，若得孟小姐出頭，劉小姐見了面即當下拜，他便要失志喪氣垂頭了。伊乃小人見識，下次相見，須自迴避，不要與他爭論。」瑞柳恨極道：「他與我總是一般，如是欺人，我實不甘。」大娘曰：「姑且忍耐，不必多言。」

且說孟士元之妻韓氏，日來病勢沉重，忠孝王聞信，連忙上轎，來到孟府探病，孟嘉齡迎接入內，少王叩見孟龍圖畢，一同坐下，少王欲要入內請安，孟士元尤恐觸怒韓氏，反增病勢。但又見其真誠，就令孟嘉齡入內稟知韓氏。嘉齡見了母親，就把忠孝王真心要來探病的話說明，韓氏怒曰：「他娶劉氏，用半朝鑾駕，則亦已矣，如何偏從我門前經過，把我激出病來。今又要來探病，我兒可同他進來，待我說他幾句，消我的怨恨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少王恰亦雅意，母親不要認真。」即到後堂來請少王，孟士元一同進內，韓氏倚著靠枕，坐在牀前，女婢移椅請他坐下。少王問曰：「岳母大人不知因何如此病重？」韓氏曰：「我本無病，因上年賢婿迎娶劉氏之日，鼓樂喧天，女婢往看，報稱劉氏坐著八座鑲金大轎，並用半朝鑾駕；從門前經過，鳴鑼開道，何等威風！我恨小女早亡，若小女在日，劉氏斷不敢用鑾駕，亦不敢從此經過，因此想念小女屍首無存，遂憂忿成病，至今更加沉重。」少王知是怨詞，乃罵曰：「可恨那蠢奴無知到此，怎好喧嘩無禮，俱是小婿有失吩咐之罪。但小婿立誓願守義三年，方敢再娶，無奈君父嚴命，兩路逼迫，是以迎娶劉氏。然小婿立心守義，夜夜陪伴令媛圖畫如前，獨宿至今，未與劉氏同牀，以負令媛，岳母辦可原情恕罪。」韓氏方喜曰：「老身只恨小女福淺緣慳，哪有見怪賢婿之理。我想小女已死，不可復生，賢婿盡可與劉氏成親，何必另宿。」少王曰：「只憑無愧於心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